

## 乌云笼罩的事变前夕

### “九·一八”沈阳事变前后

何柱国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。日本军国主义者，在几乎是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东北，益发助长了它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。当时我虽然不在沈阳，但根据事变前后所了解到的情况，以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忆述如下。

#### 事变前的国内形势与东北概况

“九·一八”之前，蒋介石正热衷于“第三次围剿”，集中兵力向解放区进攻，顽固地执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这是导致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主要原因。

那时的东北情况，表面上似乎稳定，实际上已危机四伏，尤其是军事上的弱点，更暴露无疑。首先是东北地区辽阔，而兵力比较分散。其次是东北的两条主要交通大动脉，操于日、俄之手；一条是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（自满洲里至海参崴）；一条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（自长春至大连），这条铁路虽然路线不

长，但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，况且日本根据条约<sup>①</sup>，有权在铁路沿线驻扎重兵，这就不啻在东北的心脏地区插入了一把尖刀，使我军长期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。这就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的东北概况。

### 张学良接受蒋介石不抵抗密令的内幕

张学良于1931年9月11日，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，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。那天上午，蒋、张分乘两辆专车，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，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，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，把两辆专车合拢后，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。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，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，以保安全；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，则均由蒋、张自带的卫队负责。

会谈后，张学良亲自告诉我，蒋介石对他说：“最近获得可靠情报，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，我们的力量不足，不能打。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，和平解决。我这次和你会面，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，凡遇到日军进攻，一律不准抵抗，如果我们回击了，事情就不好办了，明明是日军先开枪的，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，他们的嘴大，我们的嘴小，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。”过了一星期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果然爆发了。

张学良下的一道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，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“不抵抗将军”的恶名。

<sup>①</sup> 此处有误，并无此条约。

## 当时敌我的兵力部署

日本关东军，实际于7月1日就开始积极的军事行动，如调整指挥系统，加紧战斗演习等。到8月1日，又开始集结在乡军人，进行夜战训练。他们的磨刀霍霍，与我们的麻木不仁，正好成了个鲜明的对照。

在“九·一八”前，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10400人；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，警察（满铁沿线的“黑帽子”及其狗腿子）约3000人，共计约兵力2.34万人左右。日本的所谓在乡军人，就是在日本内地退役不久的现役军人。日本军国主义者，有计划地把他们安排到满铁沿线各站的铁路职工附属工厂工作，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他们都参加了战斗，有的还当了参事官和附参事官。等到伪满洲国傀儡登场时，这批人更加飞扬跋扈，有的当了副县长或其他高级官员。（伪满洲国的体制，是由日本一手制订的，明文规定：一切政府官员，正的都是中国人，副的一定要由日本人担任。实际上正的十朝都要听命于副的。）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我方在东北三省的兵力，实际达30万人。除了进驻关内的部队外，在东北的军队还有26万多人。其分布情况为：沈阳北大营8万人，奉天4万人，辽阳、郑家屯3万人，锦州2万人，吉林及黑龙江两省约各5万人，总计在东北的正规军，达27万人之谱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东北及全国人民，对日军的狂妄侵略，无不义愤填膺，群情奋激。国民党当局，如能因势利导，命令东北全军努力抵抗，则2万多日本关东军，不难给予致命打击并全部歼灭之。

写到这里，还应当补叙一点关于东北军工工业的设备与损失概略。东北的沈阳兵工厂、迫击炮厂、火药厂等，是张作霖

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我国最大、最新的军火制造工厂，所有设备，均购自德国。当时投资累计已超过1亿元银币，一切由杨宇霆总其成，有东方“克虏伯”的称号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当天，就被日军全部占领，库存的步枪8.7万多枝，机关枪4000多挺，飞机200多架，及所有的粮秣弹药等，均被日军抢掠一空。更为痛心的是，以后日军所用的主要武器，大半取给于此。

（摘自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七十六辑）

## 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阴谋活动

王子衡

我从1919年起，同日本众议院议员永田善三郎（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任日本海军省政务次官）在大连办了一份中文报纸——《关东报》，并任总编辑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前，我还在辽宁省政府兼了一个咨议的名义。因此，我同日本军政各界人物和东北方面的臧式毅、于冲汉、袁金铠等亲日分子皆有联系。

### 永田善三郎透露的日军侵占东北的消息

1931年7月发生所谓“中村事件”后，日本军人、政客、财阀、学者等前来我国，到东北、华北、华中、华南各地旅行视察，特别频繁。8月中旬，永田善三郎到中国各地旅行后，归途路过大连，在大和旅馆找我闲谈。他开口就说：“时机到了。”我问：“什么时机？”他说：“也可以说是你出头露面的时机到了。”我越发不得其解，追问：“我怎样又会出头露面呢？”他说：“我